

读后记

改革开放三十载,当代文学放光彩——

一代作家的闪光足迹

王永福

笔者的书架上,摆放着一本封皮红底白字的厚书《足迹》。这是一本著名作家采访录,封皮上端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二十几位著名作家的头像。全书生动地记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,中国作家成长和行进的足迹,记录了他们伴随着共和国的前进步伐,一路向前,高奏凯歌,书写载入史册的当代文学新篇章。

新书架



咸的玩笑

作者: 刘震云

出版社: 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咸的玩笑》延续了刘震云“写众生”的创作底色,用幽默的笔触,在嬉笑怒骂间照见普通人的日常,也照见每个人与生活和解的可能。

主人公杜太白辗转教师、红白事主持人、小贩等多份职业,在生活中摸爬滚打。

面对无法较真、有苦说不出的生活磨难,杜太白看清规则却不被规则捆绑,尝过苦楚仍敢热烈投入。

“玩笑”,既是日常的玩笑,更是生活突然而来的苦涩经历;既可以会心一笑,更是我们应对生活变化、消解困顿的生存智慧。

《咸的玩笑》既写生活,也写生活的道理;既塑造虚构的人物,也看见世上的每个人。



有情

作者: 张新颖

出版社: 上海译文出版社

副标题: 现代中国的这些人、文、事

本书书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著名作家,截取这些20世纪重要知识分子人生经历中的片断,勾勒出每个人物的侧面或其重要方面。

作者说,眼前的这本小书,题名《有情》,指的是这本小书低回流连于其生命痕迹和精神氛围中的这些人:从陈独秀,鲁迅,到许地山,废名,林徽因,到巴金,刘西渭,胡风,到林海音,夏济安,张爱玲……

我们常常说起他们,不仅仅是追怀文人旧事,沉迷文采风流,更是有意识无意识地面对今天和面对自我的一种反应。如果这种反应能够化为对我们自己的现代传统的自觉探寻,那么保存在他们身上的现代中国的文化记忆,现代中国的心灵信息,就是需要我们一遍一遍去重新激活的丰富资源。

一

作家贾平凹深有体会地说:“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代痕迹,在我的作品中都能找到。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:“我的写作,我作为作家的成长,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的。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,更直截了当地称“我是新时期的参与者与见证者”。

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常青树之称的老作家宗璞年逾八旬,仍笔耕不辍。她的写作,更像是某种

象征,那是一个人的坚守,也是历史文脉的相承相传。历史的痕迹,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叙述和书写中。王蒙的回忆文章题目是《青春永驻》,则可见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中年作家奋发有为的赤子之心。

当代文坛后起之秀蒋子龙的文章是《改革开放的开拓者》,陈忠实的文章是《天生一副作家心》,唐浩明文章是《文学是时代变迁与精神发现的通道》,梁晓声的文章为

《世上只有真情在,愿将温暖洒人间》,刘庆邦的文章是《根深叶茂》,王安忆文章是《三十年的写作历程》,莫言的文章是《三十年的浓浓乡情》,铁凝的文章是《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没有我这样一个作家》,严歌苓的文章是《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》……二十几位当代文坛名家的经历和体会,深刻地告诉我们:改革开放的三十年,是新中国文学事业空前繁荣发展的辉煌年代,值得大书特书。

二

收入《足迹》一书的作家经验体会,大都是从事小说创作的,唯有何建明从事报告文学创作,一花独放,引领风骚。他从1978年发表《湘西探险记》到上世纪90年代引起广泛影响的《共和国告急》《落泪是金》,再到新世纪的《根本利益》《国家行动》,他的目光一直关注国家大事和民生利益。他是纪实文学的大手笔,常开不败,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被人概括为“国家叙述”,多次获国家级大奖,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骄傲,值得高唱赞歌。

报告文学兼有新闻与文学两大元素,新闻元素是基础,文学

元素是使作品成为报告文学的关键。如果仅限于事实的叙述,那就成了慢三拍的旧闻报道:徐娘半老,谁人欣赏?只有新闻元素同文学元素融汇一起,才能出奇制胜,拥有广泛的读者。何建明正是将新闻元素与文学元素融为一体,在《足迹》一书中独领风骚。

叙事学是对往事的纪实叙述,这种记载并非原生态的照相,而是根据人的主观认识加以选择和加工。况且,即使照相镜头里的影像,也是经过摄影者的主观选择、加工和升华。

作家的基本素质,是对现实生

活的理解、感悟和表达能力。一般写作者不能成为作家的重要原因,就是缺乏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和升华能力,也就不能将生活的原生态升华为创作题材。与此相对照,新闻源于记者清醒的认识,在于发现;而文学需要激情和想象,是情感型的事,新闻永远是理智型的工作。

说到底,无论作家还是记者,无论创作还是新闻报道,都离不开主观认识和评价,都必然渗透着作者的个人情感。文学创作的驱动力多种多样,但成功的途径只有一条,那就是要植根于深厚的生活土壤之中,去努力创作。

三

关注社会、关注人生,永远是文学创作的中心课题,也是记者的神圣使命。作家的重要责任,就是体验人生、探寻人的心态;写人,写人的语言、行动和心理。在这方面“新体验小说”是开路先锋。文学的写实,说到底,就是真实地传达表现人的新感受、新体验。

文学是人学,归根结底是写人的真情、真体验、真思想。因此,作家必须关注时代、关注人生。记者与作家一样,都是思想超前的一群,都以善于发现、勇于创新为能事。文学关注的是人生、是心态,新闻关注的是社会事件,都是时代的关注者和记录者,但各有侧重。

在社会转型时期,文学与新闻都是时代潮流的引领者。新闻在前,文学在后,一个直接,一个间

接;一个反映事态,一个揭示心态。在表达和传播形式方面,都在与时俱进,以开风气之先为己任,记者直接记录社会现实,作家凭想象虚构艺术形象,都是社会生活的记录员,反映现实生活,推动社会发展。

文学不是技术,不能传承,但文学史上不乏文学世家,如历史上的“三苏”,当代文学史上的王安忆女承母业,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这可能有基因遗传,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赐予,归根结底是生活经历、创作的动力,是执著追求的结果。

《足迹》一书,说到底就是记者采访与作家表述通力合作的成果。主编陈俊涛在序中说:“三十年,文学的行进足迹,是记者对改革开放

三十年中老作家创作历程的采访纪实,共同回答一个问题,亦即全球化、市场化,高科技的发展和电子时代的来临,纯文学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不会消亡,依然会高奏凯歌,一路向前。”

信息时代的到来,有一种悲观论调认为文学将消亡,笔者曾经从书店购买过一本袖珍书,题目就是《文学死了吗》,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生。他有针对性地指出:“文学所承载的是回忆、现实以及梦幻互相交织的世界,只要人类还有幻想,会做梦,那么文学就不会死亡,纯文学也不可能终结。”转眼二十年过去了,地球照样转,纯文学依然高歌猛进。《足迹》一书中二十几位作家的创作实践成果,生动地做了回答。